

第一百七十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1982年4月8日星期四

上午10时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大川美雄先生（日本）

出席者名单

阿尔及利亚:

马提先生  
贝勒凯德先生  
塔法尔先生

阿根廷:

卡拉萨莱斯先生  
纳西贝内小姐

澳大利亚:

萨德勒先生  
斯蒂尔先生  
芬德利先生

比利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  
德克莱克小姐

巴西: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  
德罗斯·杜亚尔特先生

保加利亚:

特拉洛夫先生  
索蒂罗夫先生  
普拉莫夫先生

缅甸:

吴貌貌季先生  
吴丹吞先生

加拿大:

斯金纳先生

中 国:

田进先生  
林成先生  
冯镇耀先生

古 巴:

索拉·比拉先生  
努涅斯·莫斯克拉先生  
加西亚先生

捷克斯洛伐克:

斯特吕卡先生  
齐马先生

埃 及:

里迪先生  
哈桑先生  
法赫米先生

埃塞俄比亚:

特雷费先生  
约翰内斯先生

法 国:

德博斯先生  
维勒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赫德尔先生  
默佩尔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韦格纳先生  
克林勒先生

匈 牙 利:

科米韦斯先生

哲尔费先生

印度: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尼西亚:

苏恰斯纳先生

达马尼克先生

西马尼翁塔克先生

巴赫林先生

伊朗:

马哈拉蒂先生

意大利:

阿莱希先生

奥利瓦先生

迪焦万尼先生

日本:

大川先生

高桥先生

田中先生

新井先生

肯尼亚:

南吉拉先生

穆里乌·基博伊先生

墨西哥: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

冈萨雷斯·雷内罗夫人

蒙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

巴雅塔先生

包勒德先生

摩洛哥:

拉哈利先生

什赖比先生

荷兰:

范东根先生

瓦根马克尔斯先生

尼日利亚:

依朱厄尔先生

阿金桑亚先生

阿奎伊-伊龙西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阿克拉姆先生

秘鲁: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

波兰:

苏伊卡先生

鲁辛先生

恰洛维奇先生

斯托罗伊沃斯先生

罗马尼亚:

梅列斯卡努先生

斯里兰卡:

贾亚科迪先生

帕列哈卡拉先生

瑞典:

利德戈尔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伊斯拉耶利安先生  
璠莫夫先生  
普里亚欣先生  
伊波利托夫先生

联合王国:

萨默海斯先生  
米德尔顿先生  
林克夫人  
赖特小姐

美利坚合众国:

巴斯比先生  
克里顿伯格女士  
霍因克斯女士  
伯克小姐

委内瑞拉:

阿吉拉尔先生

南斯拉夫:

弗尔胡奈茨先生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

扎伊尔:

奥西尔·格诺克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秘书

兼秘书长个人代表:

贾帕尔先生

裁军谈判委员会副秘书长:

贝拉萨德圭先生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委员会第170次全体会议开始。

在我着手处理发言人名单之前，我要提请你们注意秘书处今天上午散发的有关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拟于下周举行的会议的时间表的非正式文件。正如你们所知，星期一是假日，因此那天将不安排活动。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来完成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我们要在4月20日结束我们的审议工作的话。由于工作小组还未提交它们的报告，它们必须在下周提交，我们很可能需要在4月19日星期一和4月20日星期二召开全体会议来审议和通过提交大会的特别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我看除了在下周增加附属机构会议的次数并且还要利用一切可支配的时间来审议报告草案之外别无选择。在这方面，你们可注意，我们将不在星期二召开全体会议，因为没有任何代表团表示要在那一天发言。因此，我们可以利用那段可支配的时间在4月13日上午10时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讨论时间表所包含的议题。

在这次非正式会议之后，我们可望能着手审议报告草案。你们会记得，大家曾同意设立一个自由参加的起草小组来审议提交大会的报告草案。我建议我们争取在星期二的非正式会议之后召开这个起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这个起草小组将在第一号会议室开会。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时间表。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秘书处再次提出这样一份措辞非常精确的时间表。但是，得知各代表团十分反对召开同时举行的会议，我要指出：4月13日星期二下午3时，这个时间已留出给放射性武器特设工作小组。鉴于该工作小组工作的情况，它的这次会议可以不一定要开，所以我将与秘书处接触以究明我们是否可能在什么时候可以取消这次会议以便把这主要会议室拨给化学武器小组使用。

主席：我感谢韦格纳大使提供这个有用的情况。

我能否认为，委员会——我要说——暂定同意通过这份下周的时间表？

就这样决定。

主席：按照我们的工作计划，今天委员会应该已经开始审议议程项目8。该项

(主席)

目内容是审议各附属机构的报告和审议并通过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但是，正如成员们所知，现在还没有可供全体会议审议的附属机构的报告，而且委员会已同意应由一个自由参加的起草小组来处理委员会报告草案中那些秘书处已提供的部分。因此，成员们可能要充分利用议事规则第30条，按照此条，想就任何有关委员会工作的议题发言的成员都可以发言。

根据我的发言名单将在今天发言的有印度、美利坚合众国、荷兰、蒙古、尼日利亚、南斯拉夫、埃及、联合王国、中国和比利时等国代表。

我现在请名单上第一位发言者、印度代表温卡特斯瓦朗大使阁下发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地欢迎你，来自亚洲的一个兄弟国家的代表出任我们委员会这个关键的四月份的主席。委员会的成员们对你献身裁军事业和对你给人印象深刻的充满真诚和智慧的人品已经熟悉。我不怀疑，在本月委员会必须首先就它提交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报告达成一致意见的期间，你的耐心、技巧和指导将有助于我们的工作。让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保证，你在履行职务中会得到我们最全面的合作，并祝你事事成功。

秘书处已向委员会的所有成员散发了印度常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代表递送联合国秘书长的一份照会的全文(1982年4月6日第CD/273号文件)，该文件还载有印度政府对有关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实质性问题的意见以及防止核战争的一些建议。

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18段明确地说(我引用在此)：“消弭世界大战——核战争——的威胁是今日最迫切紧急的任务。人类正面临着—项抉择：停止军备竞赛，朝向裁军前进，否则就面临灭亡”。

因此，人类生存的问题必须比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狭隘的安全概念更重要。若使用核武器——这是一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那就管不了国家或地区的边界，它会导致不加区别的毁灭和生命的丧失，同时会危及人类本身的延续。那么，根据什么理由任何国家可以继续坚持认为它有权通过采纳以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为前提的有害理论，来寻求其安全呢？我们不能并且必须不允许这种事态继续下去。

今天爆发核战争的危险已比过去的任何时候都要更进一层。在欧洲——这个大



(温卡特新瓦朗先生，印度)

陆已经容有过分饱和和最具毁灭性类型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若干国家里，反对核武器的人民群众运动正在日益高涨，这并不仅仅是巧合。最近，在美利坚合众国，一直也有类似的民众对核战争的悲惨现实的日益增长的关切和忧虑，从而导致在美国国会里提出了两党都支持的要求采取紧迫措施以停止和扭转核军备竞赛的决议。参议员肯尼迪和哈特菲尔德在美国参议院提出的第一个这类决议在其绪言里说（我引用在此）：

“鉴于地球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防止偶发或蓄意的核战争，

鉴于核军备竞赛正在可怕地增长着一场大屠杀的危险，而这场大屠杀将是人类的最后的战争，同时

鉴于为了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减少核战争危险就必需进行冻结并随后削减核弹头、导弹和其他运载系统。”

而在这个序言段落之后有一项对美国和苏联的庄严呼吁，吁请它们“就试验、生产和进一步部署核弹头、导弹及其他运载系统达成相互的和可核查的冻结”。

印度对这项美国参院决议序言里所表达的哲理和态度赞同之唯恐不及。正如委员会所知，印度在其给秘书长的照会里已经特别要求彻底冻结核武器以作为朝向核裁军的一个步骤。当然，我们的办法在性质上更全面，并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即（一）完全停止制造核武器；以及（二）中止生产用于武器目的的裂变物质。一旦这些实现了，就能对一切国家的所有核设施采用普遍的和非歧视性的国际保障措施，以防止将裂变物质转用于武器用途。

冻结的想法不是新提出来的。1964年美国自己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里就曾建议“经核查地冻结战略核进攻性和防御性工具的数量和特性”。这项建议是根据普遍接受的裁军办法而提出的。我不能找到更好的词句来描述这种办法，倒不如引用美国代表1964年1月31日在十八国裁军委员会里所做的发言。他说（我引用在此）：“这项建议（建议经核查冻结战略核进攻性和防御性工具的数量和特性）是依照已经成功地谈判过的、具有共同普遍哲理的一些措施而摹制出来的。这种哲理就是，符合逻辑的第一步是冻结事物使其保持原状，然后再消除裁军的各种未来障碍”。

但是，近年来，这种普遍接受的裁军办法已被突然搁置一旁而让路给危险的办

(温卡特斯瓦明先生，印度)

法——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悍然不顾事实，这种办法认为通向裁军的道路要通过积聚军备。任何人都应该清楚，这种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的谈判政策只能导致进一步加剧军备竞赛并增加爆发一场核战争的危险。经常被用来支持将积聚军备作为裁军序曲的论据是，它会“刺激”真正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来寻求裁军。军备竞赛的历史证明事实恰巧与此相反，即这种办法远不是裁军的序曲，而实际上一一直是连续地、前所未有的危险地不断加剧军备竞赛的序曲。没有一个国家能被吓得接受裁军，相反地，它当然会在被吓之下去从事其本身的堪予匹敌的军备积聚，或甚至比对方更大的军备积聚。

不论怎样，当人们正在处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如核武器的时候，优势和均势概念或威慑概念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现有核武库的杀伤能力已过多，因而数量已毫无意义。绝大多数军事战略家的看法是，即使将现有核武库削减百分之五十或更多，对所谓的核均势也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因此无人能否认，立即冻结核武器之成果无非是冻结现有的所谓的核均势——据称这是防止核战争的关键因素。

我们完全拒绝只能在所谓的同等或均势的基础上寻求裁军的概念。如果我们打算接受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无核武器国家——事实上就必须重新估价我们放弃制造和获取核武器这件事，并且必须获得我们自己的核武库。因为只有这样做，若用主要核武器国家的这种同样的逻辑，我们才能说服其他国家承诺核裁军。如果承认通向裁军的道路一定要通过用积聚更多军备来施加压力才能做到，那就只能得出这样荒谬的结论。

印度已提出了冻结核武器的提案以响应有关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第36/81 A和B号联大决议。我们衷心希望，核武器国家响应载于一致通过的36/81B号大会决议的呼吁，并且不再继续拖延地提出“它们的确防止核战争的意见，提案和切实可行的建议”。

我们今天面临的形势极其危急。防止核战争的措施以及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措施不能再等待了，也不能再成为变幻莫测的两个核武器大国及其盟国之间关系的一件抵押品。已经到了承认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了，即我们大家所面临的一场可能的无论是偶发的还是蓄意的核战争的危险，确实是全球性的并且要求一项全球性的解决办法。对人类面临的这个严重问题只就其某些方面作一些部分性的措施，是不能提供持久的成功希望的。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 印度)

在我结束发言之前, 我要简单地谈及化学武器问题。直到现在, 我们一直以某种程度的乐观主义和鼓舞的心情来看待本委员会化学武器特设工作小组所取得的进展。但是, 这种乐观主义被最近宣布的要开始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和更危险的化学武器军备竞赛的一些决定破坏了。这里, 在为从事研制和生产新型和具有更大毁灭性类型化学武器(特别是二元武器)进行辩护时, 又一次使用了这种奇怪的逻辑: 必须给予所谓的敌人某种“刺激”, 以使其从事裁军。

我们不能接受这种悍然不顾事实的奇怪前提。如果我们要在达成及早禁止化学武器方面取得进展, 每个国家在其行为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谨慎和克制是绝对需要的。我们热切希望, 所有拥有化学武器的国家和那些具有进一步发展其化学武器能力的潜力的国家, 如果不能更早些, 至少应在第二届裁军特别会议上承诺不进一步积聚它们的化学武器武库并同时不再研制、生产和部署新型化学武器。我们担心的是, 除非及早采取有效行动来制止这种为加速了的军备积聚进行辩护、认为它有助于裁军谈判的新趋向, 否则裁军事业本身将继续仅仅是一座海市蜃楼, 并带有随后必将发生的危险。

主席: 谢谢印度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巴斯比先生发言。

巴斯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先生, 虽然菲尔兹大使对你就任主席已经向你表示了美国代表团的祝贺,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 我个人也高兴看到你担任主席并祝你在你的困难的和要求很高的工作中取得成功。

我今天要求发言的目的是, 提出联合王国代表团、澳大利亚代表团和美国代表团共同发起的、题为“化学武器核查‘远距离持续核查’技能的技术评价”的第 CD/271-CD/CW/WP. 32 号文件。

达成一项彻底的和可核查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是接近委员会最优先议程项目的一个项目。委员会对核查一项未来化学武器公约的一般办法的讨论已表明, 在核查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如要取得有关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有意义的进展, 那就必须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 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巴斯比先生，美国)

因为有待在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中处理的核查任务有多种多样，所以不可能有能适用于一切情况的简单公式。需要针对各种特定情况的各种技术。要寻找解决它们的办法，就需要本委员会所有成员的积极合作、魄力和专门知识。就是按照这个精神，我国代表团主办了两次有关远距离持续核查(“ ”)观点的简介介绍会。

远距离持续核查系统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所研制的主要用于核保障制度的一个独特的全球性的感测器监测和数据收集网。但是，据提案的共同发起国看来，所涉及的技术可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特别是，我们认为，远距离持续核查技术可以被用于广泛的化学武器核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 CD/271-CD/CW/WP. 32号文件描述了远距离持续核查的概念，并且建议设立一个机构，在此机构内可以在委员会的主持下对远距离持续核查进行技术评价。这种技术评价的结果，将被用来确定远距离持续核查作为化学武器核查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适用性。

在核查与遵守领域中的问题上缺乏一致意见是成功地完成本委员会有关彻底和有效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工作的主要障碍，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第 CD/271-CD/CW/WP. 32号文件提出了一个技术评价问题，技术评价通过朝向克服这个障碍迈出新的一步从而对我们提供帮助。它还可以成为一项建立信任的措施，各国可在其中进行合作来发展和评价各种改进了的监测安排。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请求大家从支持的角度审议这项提案，并打算建议将这个项目列入我们的夏季会议工作计划。

主席：谢谢美利坚合众国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我现在请荷兰代表 范东根大使阁下发言。

范东根先生(荷兰)：我要利用议事规则第30条的规定，谈一谈议程项目7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

荷兰欢迎本委员会将此项目列入议程的决定。我们认为着手处理这个议题的时间早已成熟；进一步拖延只会增加它的复杂性，即便在现在，它也已够复杂的了。费因大使在他的1982年2月2日的发言中概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在认真

(范东根先生，荷兰)

听取了某些代表团所提的论据之后，我们只好同意不在委员会春季会议的工作计划里安排这个项目。与此同时，我们欢迎关于举行非正式会议来审议项目7的决定；我希望那时我已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坚定不移的兴趣表达得非常清楚了。

当然我们意识到，少数国家在探测和使用外层空间方面起着压倒性的作用，而对本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来说，许多技术方面还是难以掌握的。同时，由于在外层空间可能进行的军备竞争会直接影响军事平衡，因此出于共同安全，我们有权、甚至有责任来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

今天当我这样作的时候，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促进进一步的讨论并表示继续支持这样的看法：主要贡献只能来自两个大国，只有它们两个能达成相互意见一致，才能有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

看来，军事上利用外层空间有三个主要方面：

(a) 越来越多地使用军事卫星来履行与军事直接有关的职能，如观察、导航、传信和监测危机；

(b) 因此，上述一类的卫星正在成为高度优先的军事打击目标，因为这些卫星的消灭将直接影响对手的军事能力。这就造成人们加强研究和研制工作，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试验所谓的轨道截击卫星；

(c) 在定向能武器，包括高能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领域内研究工作的加强，已经可以设想将这些武器用作以外空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用作反卫星武器。

当然，我们知道，自1960年代以来，已经缔结了限制在军事上使用外层空间的一些国际协定；其中值得特别提及的是196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这项条约禁止在环地球轨道上放置载有大规模毁灭性核武器的任何物体，禁止在各天体上设置这种武器，并禁止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在外层空间放置这种武器。它还要求实现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彻底非军事化。虽然这是前进的重要的一步，但是外层空间条约为在外层空间进行各种军事活动留下了余地。为了举例说明，我就说，前面我所提的使外层空间军事化的三条途径之中，没有一条是为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的规定所禁止的。

我们如何弥补这个缺陷呢？当然，已经有了苏联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草案。但是，我们已在若干场合说过，我们经过仔细考虑后认为，这项条约草案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一方面，看来由于在外层空间控制军备的问

(范东根先生，荷兰)

题很复杂，所以不能只要求一项全面的条约，而更需要制订若干处理特定事项的好几个文书。另一方面，看来苏联的条约草案提供空子可使人提出相反意义上的、危险的、和不能允许的论据，它们可以破坏草案条款和已生效条约的条款。必须对核查条款进行仔细检查以究明是否得当。此外，草案载有在法律文件中不该有一些华丽的含糊之辞。

例如，草案第3条提出了有关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这一禁止的性质的许多问题。看来这一条可以允许破坏其他缔约国的空间飞行器，如果这些物体不是严格按照条约草案第1条第1段放置在空间的活。此外，这种禁止只适用于属于条约缔约国的其他国家的空间飞行器。这些限制加上第1条第1段仅涉及放置问题的措辞，意味着，苏联的条约草案并不禁止研制、试验或生产“载有任何类型武器的物体”，或者甚至不禁止在某种情况下使用它们。

在这方面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对“武器”一词的明确定义。

关于这个条约草案的核查条款，人们可以提问为什么要将有关执行条约的核查工作完全留给所谓的“国家”核查技术手段去做。美国和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定中首先承认了这些手段是合法的方法。但是，在双边范围内适当的并不一定在多边范围内也适当或也可以接受。而且既然我们谈论的是一项多边条约草案，无论如何不应该把使这项条约的核查进一步国际化的大门关死。

对建议的核查机构的另一点意见是，它并没有规定在对遵守或未遵守条约产生怀疑或提出指控时，可向国际组织要求任何形式的援助。

我要对此题目发表一些进一步的意见。

首先，我们认为，通过卫星在军事上使用空间，迄今总的说来，倒可以说成具有起稳定作用的性质。因此，当我们审议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可能的进一步措施的时候，我们不能不顾在研制反卫星武器系统上的发展，这种发展应被看成是严重的危险，因为它们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会产生破坏稳定的影响。在利用卫星作为现代军事力量的耳目方面，这样的卫星若使用得越多，反卫星武器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失也就越惨重。因此，除了我前面提到的条款之外，大会第36/97 C号决议也要求本委员会优先审议谈判一项禁止反卫星系统的有效的和可核查的协定，作为重要的第一步，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范东根先生, 荷兰)

我们知道, 现在正在研制甚至试验反卫星武器系统。在反弹道导弹防御领域内的成就也可以用来发展反卫星的能力。那么, 这不正是朝向进一步控制外层空间军备作出努力的恰当时机吗? 反过来说, 难道我们不该担心可能性正在变小或已不再存在可能性吗? 为找到答案, 我们必须调查发展反卫星能力的理由。

通常提的有两个主要的论据。一个是由于竞争性和反应性所产生的考虑: 为的是阻止另一方使用反卫星武器并防止出现军事能力上的不平衡, 另一个论据产生于, 第一方担心另一方加强使用卫星以增加其军事能力, 于是第一方认为越来越多地使用卫星已构成足够的威胁而理该制订一种反卫星计划。

我们认为, 只有一方的反卫星计划与另一方的计划(不管是真正的还是预期的)相称, 而不是对另一方的反动作, 这样, 一项可核查的禁止反卫星武器的协定才能成为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持久的解决办法。然后我们将处理我们是否应在相互卫星力量上择取易受攻击还是不易受攻击的问题。

若选前者, 那就是反卫星武器的选择, 这可导致非常昂贵的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并不能保证可以加强稳定的局面, 而且多半会适得其反。正如我前面所谈的, 由于目前在定向能武器, 包括高能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 领域中的研究努力, 已经可以设想将这些武器用于以外空为基地的反弹道导弹防御。完全有理由可以说, 这种发展对当前国际形势将具有严重的影响。

关于给拟订禁止反卫星武器协定以优先位置的问题, 我们坚信, 看来存在着制定一项协定的先决条件: 看来还没有一个国家在有关的技术方面绝对领先。

在择取禁止反卫星武器的选择时, 人们必须承认, 这样的一项禁止, 从军备管制的观点来看, 是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 但是同时它又为发挥重要军事作用的卫星提供了保护。我必须承认, 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另一面, 并决定是否能找到相互接受的解决办法。另一个复杂的方面是, 为观察、传息、导航、气象等等所用的卫星, 既可以用于军事目的, 也可以民用。我们充分认识到, 卫星技术的这种具有双重目的的特性会使我们的复杂任务更趋复杂。

这些就是我只准备在此阶段谈的意见。我们希望, 在5月份和6月份裁军谈判委员会不开会的时候, 可对正在举行的非正式讨论的结果进行估价。在夏季会议期间, 裁军谈判委员会可更正式地处理议程项目7并审议设立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特设工作小组的问题。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防止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这个人类活动的较新领域的问题，在有关停止军备竞赛和裁军的诸问题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自从开始了太空时代以来，在已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国际社会一直在不停地努力来确保太空全部用于和平目的，用于各国人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

因而，苏联有关缔结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条约的倡议，在第36届联大上得到了广泛支持。

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大会第一委员会和大会全体会议上表示严重关切如不及时阻止军备竞赛向外层空间扩展就可能产生的真正的威胁。在本委员会里，许多发言的人也曾强调了苏联旨在消除这种危险的提案的适时和重要。

大会在以压倒多数通过蒙古代表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提出的第36/99号决议时，建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着手谈判，以期就一项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蒙古代表团在第一委员会的发言中，明确地和简明地表达了它对这个问题的立场。在过去的20年或20多年中，已建立了一个包括多边和双边的条约和协定的完整体系，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核武器和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我要例举其中最重要的一些条约和协定。它们是：首先，1963年莫斯科《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1967年《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1979年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1977年《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以及其他等等。

但是，我们遗憾地被迫注意到，根据西方报刊包括美国自己的报刊的报导，有人正在发展一项广泛的计划，以造成一个完整系列的拟用于外层空间的武器系统，如反卫星武器系统、部署反卫星雷系统、激光武器系统和研制以外层空间为基地的庞大的反导弹防御系统等等。在此方面，有人正特别注意那些可重新使用的“穿梭”型工具。

根据美国周刊“航空周及太空技术”说，可重新使用的宇宙飞船已被赋予就地球上的军事中心与轨道操作站之间进行联结的任务，为此的研制计划已进入最后阶段。新闻报导披露，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还要使“穿梭”计划在从外空进行军事侦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系的活动中担任一项重要的任务，为此目的，将通过一个遥控器来利用放置在轨道上的人造卫星。

总之，存在着在太空发动一场军备竞赛的真正危险。国际社会面对各种执行外层空间军事化计划的活动的逐步升级——其目的是破坏现有军事均势和发起新一轮军备竞赛，包括宇宙武器竞赛——自然不能置若罔闻。

还应该指出，在外层空间放置新型武器，对各国为和平目的在探测外层空间方面的合作将产生最消极的影响，而国际社会正在越来越大规模地享有这种合作的成果。在这方面，我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在“宇宙间”计划范围内的活动成果的伟大意义。

一年前，在蒙古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起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蒙古—苏联联合宇宙飞行，这次飞行的结果是使我们能成功地进行了对蒙古国民经济极为重要的科学研究。

鉴于上述，蒙古代表团认为苏联的提案现有形势的各种要求来讲，是及时的和适当的。

我在说这件事时想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这项提案特别追求这样一个重要目标，即停止军备竞赛中的主要趋向，这种趋向就是通过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来进一步改良武器质量。

众所周知，大会还通过了第 36/97 G 号决议，该决议特别要求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就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特别是就禁止反卫星系统，进行谈判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同某些代表团的意见，他们希望在旨在全面解决防止将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各种其他措施范围内，审议反卫星系统问题。此外，第 36/99 号大会决议中提到的、苏联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草案第 3 条中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考虑到上述的大会建议和国际社会要求可靠地阻止将外层空间转变成军备竞赛的场所这一愿望，裁军谈判委员会已在其 1982 年会议议程中列入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新项目。

我们有这样的印象，即关于委员会在 1982 年会议第二期会议期间开始具体谈判以期通过缔结一项适当的国际条约来采取旨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有效措施问题，在委员会中存在着广泛谅解和一致意见。蒙古代表团支持立即开始这种谈判，

(额尔德姆比列格先生，蒙古)

并建议在委员会范围内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在这个问题上，我要指出，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第CD/241号文件中曾建议设立一个有关这个问题的特设工作小组。

我们认为，委员会可以作出了一项决定，最好在结束本届第一期会议工作之前设立该小组。为了有助于迅速设立该特设工作小组，蒙古代表团已提出了载有下列特设工作小组职权范围草案的第CD/272号工作文件，供委员会审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决定在1982年第二期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特设工作小组，旨在对其议程项目7，即“禁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进行谈判，并参照在这方面所有现有的提案和今后的倡议，就一项相应的国际条约的案文达成协议。

该特设工作小组应在委员会1982年第二期会议结束之前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交其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

委员会手上已有可作为谈判的良好基础的、苏联提出的禁止在外层空间放置任何类型武器的条约草案。

我们认为，在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上对议程项目7的继续讨论中，正在表示出各方的立场。这可能在以后有助于为在委员会的夏季会议上开始谈判这个问题而需作的准备工作。

蒙古代表团准备着手与有关代表团进行协商，并交换有关在第CD/272号文件基础上拟订特设工作小组适当的职权范围的意见，以期就这个急迫的问题达成协议。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的生日是4月9日，我相信我总是在4月份碰到好事。本月份我所碰到的好事之一就是你在这个关键时期主持我们的审议工作。我确信，在我们准备结束春季会议以为第二个裁军十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作准备的时候，你的众所周知的对裁军事业的忠诚之心，你所孜孜不倦地代表的这一友好国家对裁军事业的忠诚之心以及你的谦逊的人品，都将是本委员会的财富。

你的前任、玛利奥·阿莱希大使在整个繁忙的三月份以有效方式指导委员会的工作，我们要对此表示感谢。第一，我国代表团将永远记得委员会在他的主持下所

(依未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出现的重大发展，以及他为使我们走上对全面禁试条约这一关键题目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所做的不懈努力，有些事件还可能会证明，在他任主席期间，在这方面已采取了一些重要的步骤。

今天我的发言首先是专门谈委员会的议程项目 6、综合裁军方案。毫无疑问，这个议程项目，鉴于广泛承认它是第二届特别会议的“中心部分”，应得到本委员会所有成员的坦率和真诚的估价。裁军谈判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必须完成拟订方案的工作以供第二届特别会议通过，这个事实就使我国代表团对特设工作小组里的谈判现状及其有限成就更为感到关切。

我国代表团对综合裁军方案所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是在这个题目多年前出现之时就开始了。我们对综合方案的组成部分的立场，已在 1978 年 2 月 24 日第 CCD/555 号文件中作了明确表述，该文件曾提交裁军委员会会议并随后又在各次发言中和后来提交本委员会的工作文件中受到了审查。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在朝向全面彻底裁军的努力中，综合裁军方案是最重要和紧迫的。从基本上说，我们主张一项全球性的和无所不包的办法来促成真正裁军以及持久和平与国际安全。

1978 年举行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第十届特别会议，一致通过了《最后文件》中的行动纲领，该纲领包含综合裁军方案的若干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一致通过的文件第 109 段要求本委员会拟订一项：

“包括各国认为适当的一切措施的综合裁军方案，以确保有效国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能够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普遍存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获得加强和巩固的世界上得到实现”

为 1980 年代采取裁军战略新形式的《第二个裁军十年宣言》以及第 36/92 F 号大会决议第 2 段，都进一步说明了在裁军谈判委员会本届会议上完成这个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由于 1982 年是发生《第二个裁军十年》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的一年，也就是，在这一年人们期望第二届特别会议完成全球性谈判的蓝图——一项综合裁军方案，所以我国代表团对我们的有限成就和对下述这个的确令人痛苦的事实感到遗憾，即当我们临近这个重大事件的时候一项完全没有括号的综合方案仍然是难以捉摸的。实际上，目前的状况没有真正反映出我们的前人对方案的构想。方案的早期提倡者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之一、瑞典的阿尔瓦·默达尔所讲的话在这儿引用是很贴切的。她说：

“裁军的历史本应该是一系列积极的、有目的的和有效的走向人人响往的目标的步骤。我们现在仍在等待着采取第一个决定性步骤或即使是一个认真的步骤。”

如果第二届特别会议不能就将具体措施合成一个整体的一项协商一致的综合裁军方案达成协议，那么人类活到2000年的机会看来就难以确保。

尽管从1982年1月以来特设工作小组在裁军的中坚分子、墨西哥的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的熟练和得力指导下已作了相当多的工作，一些诸如原则、目标、执行阶段和时限等的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措施、方案的性质、机构和执行的程序等问题同样也没有解决。其原因不难理解。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对此的观念各有不同，以及有些代表团不愿进行谈判并不愿给予停止和逆转军备竞赛的特定措施以必要的优先位置，在21国集团提出的第CD/223号文件中被有顺序地分成四个阶段的、经慎重考虑而提出的一揽子协调措施，对那些代表团而言，看来只不过是裁军谈判的“不可预测的千年幸福世界”中的一个神化故事。那些代表团相当乐观地选择了所谓的“意大利做法”，即寻求汇集所有的措施并机械地将它们构成三个没有明确标准的执行“篮子”或执行阶段。正如人们所予料到的，这种做法并没有提供成功的魔术，但尽管出现了这种令人沮丧的情况，21国集团对这个重要题目的兴趣仍未动摇。在能干的巴西的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的指导下产生了唯一没有括号的有关“优先次序”的一章，这个历史事实就是上述兴趣的证据。

在这个时刻，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代表着他们的希望的文件的命运是什么？日益增长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武器军备竞赛，对人类生存造成了严重威胁，我国代表团继续认为，通过减少对话和谈判中暗含的不信任和猜疑，裁军谈判本身可改变目前的情况。作为在裁军领域内开展持续的国际行动的一个框架，综合裁军方案应包含“特定的”措施，这些措施必需在可能最短的时间内加以执行，以确保全面彻底裁军目标在这个武器技术显著发展的世界上不再永远是一种幻想。我们还坚定认为，应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措施以顾及当前世界形势的现实。例如，非洲非核化宣言就需要更新，以反映出南非的核能力以及一些

(依未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西方国家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之间在发展其核科学技术方面的日益加紧着的勾结。我国代表团将任何克制与种族隔离的南非进行核勾结的行动看成是对本委员会在全面彻底裁军领域内工作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还一贯强调裁军与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现在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增长着的全球军备开支不仅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一个适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困难，而且也影响到目前一些工业化国家面临的结构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我国代表团来说，显而易见，大量削减这些毫无收益的开支将提供造福人类的大量资源。

请允许我简单评论一下方案的时限和性质问题。通过我们迄今在工作小组和接触小组内已经进行了的意见交换，现在应消除任何对时限不严格问题的疑虑。我们确信，为实施谈判，有必要规定一个时间界限，根据这个期限指望结束就特定项目的谈判。这种时限也是各国承诺在裁军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标志。关于方案的性质也是如此。我国代表团把综合方案看作是一项导致全面彻底裁军最终目标的一劳永逸的谈判议程。方案应是裁军领域内大家同意的谈判构架，并且从一开始就应使各国对方案之执行作出适当的政治承诺。因此，在我国代表团看来，在有约束力的义务方面的可行和现实的办法是，由每个国家在最高政治一级上作出一项庄严宣言，以确保采纳方案。这样做就提供了一项选择方案，以解决在一项有法律约束力的方案方面显然存在的意见不一致情况。因为对那样一种方案，各成员国根据其不同政治制度下的现有法律程序可任意签署和批准。

在我们工作的现阶段，并考虑到时间有限，为了弄清在本委员会内是否已探索了一切可能性来进行妥协以求制定一项不带括号的方案，我认为现在作出一些反省或扪心自问是适宜的。远没有做到这一点。某些代表团不愿意表示出谈判的愿望，如果说这种愿望并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对这些代表团来说，影响裁军谈判的许多无法估量的事物，即某些谈判措施的复杂性、核查和遵守问题、国际形势，特别是超级大国间政治关系，是取得进展的必要条件。也许这种估价为维护现状提供了片面的辩护，但是对我国代表团来说，象综合裁军方案这样的一项面面俱到的文件，假如象我国代表团原来所建议的在可能的20年时限内被执行了，那就会大大改变目前的军备竞赛趋势。若能做到这一点也会使联合国会员国的关于履行其宣布争取裁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军的几个十年时所承担的义务的决心，赢得信誉。

时间不多了，但是真正地改变主意仍是可能的，我国代表团将继续克尽棉薄。

现在请允许我简单评论一下委员会的年度议程项目4：化学武器。

我国代表团愿与其他代表团一起，对波兰的苏伊卡大使任化学武器工作小组主席表示高兴。我们相信，该小组在他的富有才能的主持下，象在日本的大川大使和瑞典的利德戈尔德大使的有力主持下一样，将会取得必要的进展。

化学武器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它们的骇人的影响仅次于核武器。因此，我国代表团愿看到永远禁止这种武器系统。就一项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进行谈判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作为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的我国，认为目前在一项化学武器公约问题上缺乏进展的情况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在生物武器公约第9条里已经明确规定了生物武器公约与化学武器公约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些承担了义务并怀着信赖心情签署了生物武器公约的国家，仍在急切地等待着军事大国能真诚地进行谈判并着手谈判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案文。

尽管在裁军谈判委员会内进行了为时三年之久的谈判，多年来的核查问题又被提出来了，用以说明为什么一项化学武器公约的谈判进展必须缓慢。远在1978年5月，美国出席裁军委员会会议代表艾德里安·费希尔曾说：

“彻底有效禁止化学武器所牵涉到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所涉及的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是直接相联的，因此必须同时予以处理。发展一项旨在从各国武库中消灭一整套武器的、同时又影响到许多国家的重要工业之一的可充分核查的裁军措施，是一项需要非常谨慎对待的任务。”

在本届会议上，美国的菲尔兹大使又一次强调了核查的重要性，而且他甚至表示了对苏联缺乏信任。我国代表团一贯强调有效核查措施在任何裁军谈判中的重要性。然而，我们只想在这里说明，“百分之百的核查”是不可能的，因此各国间必须有信任的因素。所以，对一项化学武器公约来说，国际核查手段与国家核查手段相结合是最理想的解决办法。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一些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两种手段应该混合的侧重问题上仍有不同意见。不过，在本届会议上提出的一些工作文件和载入第CD/167号文件的加拿大文件仍然可成为谈判的良好基础。

我国代表团要强调指出，我们不赞成将化学武器设施转用于“和平用途”，即

(依朱厄尔先生，尼日利亚)

使这样做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它只会增加核查难题。我国代表团确实重视销毁化学武器及其生产手段，因此，我们愿意研究能将生产手段转用于销毁化学武器储存的措施。我们认为，在条约生效后，销毁化学战剂和武器系统的合适时限是十年。

我国代表团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支持使用化学武器，因此我们对在本委员会里听到指控有人使用化学武器一事感到不安。不用说，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经使用了化学武器。我国代表团同意利德戈尔德大使在1982年3月30日全体会议上所表示的看法，即美国决定增强其化学武库很可能导致进一步加剧化学武器军备竞赛，而不会导致据称的促成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在核领域里进行的早已显见荒谬的竞赛本应使双方早已明白，在一场化学武器竞赛中是不可能有什么胜利者的。迫切需要有建立信任的措施，我国代表团一贯敦促双方采取这种措施，因为这种措施能导致减少猜疑并从而有助于缔结一项化学武器公约。

有人曾说，裁军很少会受上流社会的欢迎。确实如此。但是，我国代表团和目前正在日内瓦开会的各非政府组织肯定认为，裁军是一项值得从事的事业。在此临近复活节的时候，我仅愿附和英国基督教协进会1972年表示的下列看法：

“我们之所以认为寻求裁军是我们的责任，不仅因为它是一个加强安全或厉行节约的手段，而且也因为它是一项明确的基督教义务，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说，将上帝创造的人类资源和物质资源用于准备毁灭是与上帝对人类的意愿背道而驰的。”

主席：谢谢尼日利亚代表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所讲的一番友好的话。现在我请南斯拉夫代表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发言。

米哈伊洛维奇（南斯拉夫）：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祝贺你担任这个月的主席并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全力合作。我确信，以你的干练和耐心，你将顺利地进行你艰巨的工作。我还要感谢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他作为我们委员会上个月的主席进行了有效的工作。同他，一个友好邻邦的代表，进行合作使我国代表团感到特别愉快。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值此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开始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也是到委员会这次会议的第一期会议休会所剩下的还要短的时间里，产生了裁军谈判委员会将以什么样的成绩带到第二次特别会议的问题。

裁军谈判委员会应根据联合国大会第36/92F号决议所要求它做的那样，在它关于审议各项问题的谈判情况的特别报告中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由于很难从委员会手上的报告草案中断定所审议的各项问题的谈判情况，所以要由每个代表团自己去作出结论。

本委员会以前大概从来没有象今年会议开始以来那样紧张地进行一系列正式会议和甚至更多的非正式会议和联系小组会议。所有这些活动，正如多次强调指出的，都体现了第二次特别会议的重要意义。

联合国大会要求委员会对第二次特别会议作出的具体贡献就是《综合裁军方案》，该特设工作小组为了拟定这一方案已经进行了两年工作。我们可以直爽地讲，如果没有该工作小组的主席，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加西亚·罗夫莱斯大使对裁军事业的极其深入的了解和高度献身精神，《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也许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遗憾的是，在综合方案的某些重要部分，特别在其最重要的部分，即裁军措施问题上，特设工作小组没有能达成协议，大部分措施都放在括号中间。关于按照不同阶段和在规定时限内实施方案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仍然存在。在方案的性质问题上也没有达成协议，要留待第二次特别会议去解决。因此有必要为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上寻求解决办法决定某种基础。

我们认为应该在寻求解决办法时铭记以下因素。在拟订综合裁军方案时务求做到各种商定的措施之采纳必须有助于达到最后目标：在严格的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方案应是名实相符的方案，它的名称就是综合裁军方案。为了能做到这一点，综合裁军方案应规定适当的执行阶段和执行时限，其考虑角度应广，其性质应是指示性的。最后，方案应既是进行谈判的计划，又是对商定的措施的执行计划，因为很明显，只有通过多边谈判的进程才能就具体的措施达成协议。

如果综合裁军方案的作用仅仅是确定并列出一份措施表，而没有在同时按照既定的程序和优先次序规定实现这些措施的明确有力的行动，那么，这个方案也就没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有必要了。在这方面已有许多联合国的决议。我们认为方案里面所列措施应具体到足以使人毫不怀疑，那些应邀在一定时期内就这些措施进行谈判的国家也必须负责执行这些措施。

我们不能同意的观点是，因为无法预见未来国际事态的发展，对具体谈判措施问题的开始和结束列出那怕是指示性的时限也是不现实的。采取这样悲观和消极的态度是要不得的，还是进行认真和坚决的裁军努力为好，这肯定有助于使未来的国际趋势更容易预见。

我们同意为了推动方案的实施并就阶段和时限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整，进行定期审查是很重要的。这些都应根据当时存在的国际气氛而不是根据老早事先就推测好的国际事态发展进行。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现实的态度。

综合裁军方案就其性质和内容来说，一定要在相当程度上区别于现有的文件，如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和《宣布八十年代为第二个裁军十年》。它是第二次特别会议能为在裁军领域取得真正进展建立基础的唯一途径。

很遗憾，本委员会将不能向第二次特别会议带去任何其他成果。尽管如此，我们这时不准备谈论其他工作小组的工作，因为它们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以后还要继续下去。也许其中的某些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今年会议结束前可能比现在为止取得更多的成就。

我们还提一下，委员会还没有解决设立一个关于核禁试的附属机构问题。由委员会指定拟订该机构职权范围的八国起草小组至今没有谈判出结果来。在我们看来，所以会这样的原因是某些国家仍然对核禁试这一公认的优先事项和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多边谈判机构性质持非常狭隘的立场。但是我们希望这方面的努力将很快取得圆满的结果以便委员会终于能够开始对这一优先议程项目进行审议。

在这方面，人们应该记得在今年委员会第一期工作过程中曾有人谈到某些新的和早些时候表达过的学说和理论。有人为最近期的加速核军备竞赛阶段和生产新的化学武器的新阶段的开始作辩解说，这是达到军事均势所必须的，因为它已被打乱了。然而，人们一直寻求在一级高过一级的水平上建立这种均势，并在一级高过一级的水平上被打乱。旨在说明新武器的发展和整个军备竞赛乃国家防务利益之必然要求，也是寻求军事均势的必要途径的这种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企图为军备竞赛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进行辩护。只有通过停止军备竞赛和用裁军的办法降低军备的水平才能达到持久的稳定的和平和国际安全的目的。在这一进程中，目的是使各国在尽可能最低的军备和军事力量水平上达到不减损的安全。如果某种理论和实践认为切实可行的裁军措施的基础是所有各种类型武器的算术数字上的均衡而不是力量的大体相等，那么，这种理论和实践不能是别的而只能是进一步加紧军备竞赛。

那个新的理论是指的这样一番话：核禁试已成为一个长期目标，它只有在已经实现了核军备的大量裁减之后才有可能并能为大家接受。这理论涉及委员会工作中的一个经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的优先处理的问题，所以使人对它的出现感到非常突然。

在这个问题上令人特别感到不安的是，在适合裁军需要的措施名单上长期被公认的、在部分禁试《条约》和《不扩散条约》范围内作过庄严保证的优先事项，现在竟位于名单的最后次序了。这一措施本应对停止核军备竞赛、加强不扩散核武器的制度和普及《不扩散条约》作出贡献。

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也将在审查第一次特别会议批准的决定和建议的执行情况时，审议裁军谈判的机构问题。我想在这时就如何可能改进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这一问题发表几点初步的意见。

首先，我们认为在工作小组范围内进行谈判已证明是多边谈判的最合适的方法，这个方法应予坚持并使之完善。为此目的，如果出现加紧谈判会导致成果的前景，那在联大例会期间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就不要休会。这意味着应给委员会以更多的时间进行谈判。一方面，这需要各代表团自己作好安排以便几个工作小组能同时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委员会应更合理地确定它的日程。委员会应设立工作小组就所有优先考虑的裁军问题进行谈判，并分别地仅就那些有关军备限制或裁军的问题进行谈判。所有其他更广泛一点的裁军问题，如建立信任的措施、拟订不同的裁军方案等等，我们认为应委托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及其将为此目的设立的工作小组去处理。

我们也认为委员会的工作还是有进一步民主化的余地；这样甚至会给非成员国参加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的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米哈伊洛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委员会若更多地投身谈判那就有必要改变现有的惯例，现在就有这样的惯例：裁军谈判委员会和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不能同时举行会议。

我们认为，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合理地尽量少开，以便把所有剩余时间都用于工作小组范围的谈判。

为了在审议组织和程序性问题时确保最大可能的效率和节省时间，委员会应有长期的，譬如说两年的工作计划，而不是半年和一年的工作计划，当然，同时也要有这一切必要的灵活性，以备一旦发生另外的需要。

如果把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就某些裁军问题独立进行的谈判转到委员会来，并在委员会工作小组所设立的一个处理这些问题的专门小组内来进行，那么：作为唯一的多边谈判机构的本委员会就会更具重要性。

最后但也是很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应该考虑到采取最有效的办法来防止委员会的工作受程序性或组织性质问题的阻挠而停滞不前。我们认为可能有必要为此目的考虑是否有可能修订现有议事规则。

作为唯一多边谈判机构并包括35个无核武器国家和5个核武器国家的裁军谈判委员会，是进行裁军谈判的最好论坛。让我们希望委员会今年别再辜负联合国会员国要求取得某些成果的普遍愿望。

主席：谢谢米哈伊洛维奇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埃及代表，里迪大使阁下发言。

里迪先生（埃及）：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对你在委员会工作的这个具有决定性和关键意义的月份主持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会议表示衷心的祝贺。亚洲复兴的太阳是在贵国升起的，它在整个现代史中通过了光荣和严峻的历程。从这一切中产生了现代日本人，他们在国际社会寻求和平与事业成就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通过注意观察你在本委员会的活动，使我们深信，由于你的外交才干、专业能力和极大的谦逊精神，你再也合适不过地体现了日本人的品格。

我还要衷心地感谢意大利的阿莱希大使，他机智和非常干练地指导了我们委员会上个月的工作。

(里迪先生, 埃及)

请允许我们向荷兰的范东根大使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维伊沃达大使致意, 他们过去的经验必将充实我们的工作。我们和前面的发言者一样, 祝愿我们的朋友和同事罗马尼亚的米利恰大使在他新的重要岗位上一切顺利。

我们委员会在过去几天里由于我们是在准备提交第二项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 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工作成果上。鉴于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在世界各地日益增长, 这个报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此外, 世界舆论日益意识到继续储存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为进一步积聚此种武器而制定的新计划所必然会带来的危险形势。所以人们已越来越注意并担心由此产生的后果。所有这一切是在第三世界国家日益难于维持象样的生活水平的时候发生的, 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军备竞赛和在裁军与军备限制领域里缺乏进展。

联合国大会应在它的第二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上对第一次特别会议和通过《最后文件》以来裁军领域所完成的每一项工作进行评价, 这是十分正常的。

我们认为在协助联大进行这种评价时我们应起重要的作用。我们知道委员会的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持有不同意见, 但这种分歧不应妨碍我们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即将提交的特别报告若反映出在评价我们委员会工作问题时发生的各种不同意见以及迄今阻碍取得任何成就的种种原因, 那就甚至更为有益和更为妥贴。

就我们来说, 我们认为裁军领域在这个时期和前几年没能取得任何真正进展的责任完全落在核国家头上。第三世界国家曾不遗余力并能在努力促进裁军, 但它们依然无法改变主要大国的政治意愿和行动。它们仍然是不断进行军备竞赛的受害者, 仍然是那种占主导地位的、企图把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为可行的选择办法的政策和理论的受害者。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 裁军谈判委员会始终未能就托付给它的最严肃的问题, 即核裁军问题进行任何谈判。尽管存在迫切的现实、世界社会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和联合国大会在这方面通过的许多决议, 还是出现了上述的一切。

就是因为担心本委员会将在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的情况下开始并结束它的春季会议, 所以我们在这次会议一开始就建议它应利用现有的时间取得某些我们能向联合国大会作报告的可强差人意的成就。

现在我们已到了委员会进行工作的最后几天了, 但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然而,

(里迪先生，埃及)

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剩下的几天时间力求取得某些进展，哪怕在第二次特别会议之前必须到纽约继续努力也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愿意强调以下几点：

我们若胜利地制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草案；它将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将向世界舆论界证明，现在已存在一项庄严的承诺，要根据统一的立场，为建立一个永远没有战争（其中可能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的世界，为一个可能达成全面彻底裁军的世界而努力。

因此，我们非常感谢加西亚·罗夫莱斯为主席的综合裁军方案特设工作小组努力搞出了一份案文草案。我们赞赏该小组顺利地统一案文中优先次序一章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满意地注意到它力求在涉及目标和原则的各章协调各种意见和立场。在这方面还应专门向巴西的德索萨·埃·席尔瓦大使、法国的德拉戈尔斯大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赫德尔大使特别表示感谢。

我们表示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建设性谈判，小组对方案的关键问题——即措施这一章——进行的努力会取得圆满的结果。

我们还要请各国代表团在方案的性质和它的执行时限问题上表现出象21国集团那样的灵活性。我们大家都应该同意，这个方案的真正价值在于保证在合理和灵活的时限内履行公约。

我们认为我们有理由对委员会审议核禁试问题取得的有限成绩抱谨慎乐观的态度，因为目前正在进行认真的谈判以确定处理这一项目的工作小组的职权范围。我们的确要感谢即将卸任的阿莱希先生对促成开始谈判所起的主动作用。

我们也认为核查遵守情况是缔结一项彻底永远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关键问题。但是我们持这样的观点，即使这个方面在我们的谈判中享有很大的优先地位，但它本身不是目的，而只是其他旨在达到最后目的——缔结一项彻底禁止试验的公约——的组成部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工作小组职权范围的定义应同载于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的总目标一致，并应符合联合国大会关于这个问题通过的许多决议。这是世界舆论急于希望达到的目标。若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那将是我们委员会的一项成就，并将证明我们的努力是认真的，从而我们将能通过我们希望在这一期会议对其职权范围达成协议的工作小组，在裁军谈判委员会下一期会议上

(里迪先生, 埃及)

继续为这个目的作出努力。

我们还认为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有效国际安排也是迫切问题之一, 即将来临的特别会议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步骤。即使在这里不能就这个问题取得进展, 但也许有可能为第二次特别会议规定一项由核武器国家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明确保证铺平道路。我们可以想出多种方案使这种承诺具有约束力、扩大它们的范围并加强它们的有效性以便给无核武器国家以更大的安全感, 这些无核武器国家的大多数都是不结盟或中立国家, 它们已正式宣布放弃选择核武器并愿把它们的核设施置于国际保障之下。

我也认为现在仍然有可能就设立一个在外层空间防止军备竞赛的特设工作小组的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以便这个工作小组能在下一期会议期间开始它的活动。

这些是我们认为在使我们这里的工作取得某些进展的最后尝试中必须提出的一些问题。

然而, 基本的真理仍然是, 就军备竞赛仍继续下去, 且又无法制止以达成裁军这一现象而言, 目前的形势是全世界人士不再能容忍的。对此, 核武器国家, 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负有主要责任。在即将来临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期间, 联大应审议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可带来的严重后果。

我们都知道, 世界各国人民, 无论他们是北方的还是南方的, 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都坚决反对生活于核战争的幽灵之下。他们决心要管制军备竞赛并扭转其进程。第二次特别会议义不容辞应处理这一事实。

主席: 感谢里迪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联合三国代表萨默海斯大使阁下发言。

萨默海斯 (联合王国): 我很愉快地欢迎你担任这个月的主席并感谢你的前任。三月份的主席马利奥·阿莱希先生。今天上午我的讲话很简短。我是想谈一个不仅引起我国而且引起整个国际社会严重关注的问题, 这个问题直接影响我们进行工作的气氛。

我愿意提请大家注意由于阿根廷入侵并占领福克兰群岛所造成的严重局势。阿

(萨默海斯先生, 联合王国)

根廷公然非法使用武力并悍然不顾安全理事会具有强制性的决议而拒绝撤退一事违背了指导我们在本委员会工作的全部原则。这是军备管制与裁军事业的严重挫折。我们吁请阿根廷政府遵照安全理事会第502号决议通过的具有强制性的决议立即撤退它的部队。

主席：谢谢萨默海斯大使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中国的田进先生发言。

田进先生(中国)：主席先生，我想对特别报告的内容谈一点想法。中国代表团对秘书处为草拟给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的特别报告提纲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

裁委会作为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机构，它的工作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裁委会这一报告书将成为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主要文件之一，并将是裁军特别联大起草其文件的重要参考文件之一。因此，我们认为，特别报告不应只反映本届会议的情况，它应当如实反映裁委会成立以来的活动，简明地陈述裁委会几年来在哪些问题上取得进展，哪些问题没有取得进展以及缺乏进展的原因，以便使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能充分了解裁委会的工作情况。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认为，报告主要应简明地反映各方对主要议题的观点和分歧意见，以及对形势和裁军的观点至于例行的组织工作可叙述的尽量简单，各种文件的清单之类可考虑作为附件，这样使报告一目了然篇幅也不至于过长，便于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阅读和研究。

努瓦尔法利斯先生(比利时)：主席先生，承蒙允许，我想让昂克林克斯大使祝贺你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并感谢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作为目前担任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的国家的代表，我愿意通知裁军谈判委员会1982年4月2日十国外长会议对福克兰群岛事件采取的立场，此事联合王国大使已于刚才提到。

十国外长的声明全文如下：

“十国外长谴责阿根廷政府不顾4月4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发表的声明对福克兰群岛进行武装入侵，安理会还在继续处理这个问题”。

“他们紧急呼吁阿根廷政府立即撤退它的军队并遵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吁请停止使用武力，继续寻求外交解决”。

主席：谢谢努瓦尔法利斯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今天会议一开始我就宣读了要求在今天发言的人的名单。后来又有一些其他代表团向秘书处或主席提出把它们的名字包括进今天的发言名单。就今天来说，我已把这些名字记下来了。但是我觉得以后可以这样，除了主席在一开始宣布的发言名单之外，想发言的代表团也许应在我询问还有没有别人要发言时举手表示。我认为这种做法一向是本委员会过去的习惯做法，我认为这可能有助于防止可能的混乱和误解。现在请荷兰代表，范东根大使阁下发言。

范东根先生（荷兰）：承主席先允许，我想谈谈尊敬的联合王国同事提出的问题。荷兰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明确的、毫不含混的。荷兰外长是作为欧洲共同体主席的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才宣读的联合声明的签署者之一。该声明说明我们完全同意安理会第502号决议，这是没有任何可以怀疑的余地的。那无疑是一樁违反国际法和我们都承诺要遵守的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行为。荷兰始终一贯地坚持认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就必须受到谴责。因此，毫不奇怪，作为一个荣幸地被选定为国际法庭所在地的国家的代表，我不能不重复我们十分深信的东西，即必须坚持法治。因此我们毫不迟疑地赞同萨默海斯大使发言中表示的立场。

主席：感谢范东根大使的发言。阿根廷代表要求发言以行使他答辩的权利。同时我收到了要求发言的好些申请。要求列入发言名单的有：法国、意大利、秘鲁、委内瑞拉、巴西和美国等代表团。因此我愿意尊敬地询问卡拉萨莱斯大使，他愿意在什么时候行使他答辩的权利？现在请卡拉萨莱斯大使发言。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阿根廷代表团自本委员会成立到现在几年来的行为表明，它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属于本委员会具体管辖范围的问题，这一次，挑起争辩的肯定不是阿根廷代表团。但是，就象在其他一些场合那样，有些其他代表团认为可以在本委员会内提出一些与之无关的问题。尽管阿根廷代表团对此感到遗憾，但是既然有些成员国愿意在这个论坛讨论它，那么阿根廷代表团当然愿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意奉陪。

历史发生了多大的演变啊！有一个国家曾用武力强加于四大洲，征服各国人民和领土以满足它想取得新的殖民地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这个国家代表今天对一个在历史上被那个强国无理地进攻过5次的国家提出控诉，因为后者敢于收复这些殖民地之一，并把本来属于它但在1833年被夺走的领土归还原主。

南大西洋的局势不是阿根廷共和国挑起来的。在南乔治亚安静地从事劳动的平民，他们持有有效的证书并在联合王国的知情下，进行着一年多以前就计划好的商业活动，忽然收到一份最后通牒要他们立即撤离。载有皇家海军的一艘军舰被派到这个地区，要用武力驱逐这些平民；还派遣了几艘核潜艇到这个地区；在英国议会里，政府声言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确保其谋必须得逞。难道阿根廷应该乖乖地屈服于这种新的武力炫耀吗？那种武力政策对于我国来讲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我们曾于1806、1807、1833、1840和1848年五次受到攻击。1833年马尔维纳斯被武力占领，阿根廷政府机构和居民都被驱逐出境；1833年所发生的一次侵略行为，而且自此一直继续到现在，日复一日从未间断，因为用武力占领外国的领土就是侵略行为，因为那片领土是阿根廷的领土而且一直是阿根廷的领土，任何国家都不会侵略它自己的领土。在马尔维纳斯采取的收复失地行动是一次具有特殊性质的行动。凡武力行动就得流血——我应该说是指流外国人的血。但那次没有流一滴英国人的血，尽管阿根廷人有伤亡，英国人没有流血这件事并不是出于偶然，不是客观情况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所以他们就不能动他毫毛。而是因为有一项特别命令，指示应作出一切努力不伤害任何人，即使是占领部队。你们可以想象，在收复我们自己的领土时当阿根廷士兵看到他们自己的同志倒下去时，仍然竭力做到不流一滴英国人的血，他们该表现得多么克制。阿根廷共和国人民一点也不反对英国政府和人民。相反，他们愿意同英国人保持最好的关系，但是当阿根廷领土的任何部分被那些以武力从我们手里把它夺走的人所占领的时候，要保持友好关系是永远不可能的。我要再次重复说，这是阿根廷的领土，而且不只是阿根廷共和国这样说。

一贯站在一切反殖民主义斗争最前线的不结盟运动也审议了这个问题。我可以提出这个运动的许多声明，但只要引用两个或三个也就足够了。在利马举行的不结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

盟国家外长会议声明指出，不结盟国家“在不影响确认自决原则乃对其他领土适用的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一特殊和个别案件中，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的合理要求并敦请联合王国积极地继续联合国所建议的谈判，以便把上述领土归还阿根廷主权之下从而结束那种不合法的局而”，我重复一句“结束那种不合法局面，此种局面依然在美洲南部继续存在”。1976年在斯里兰卡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或政府首脑会议明确指出：“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这个特殊和个别的案件，会议坚决支持阿根廷共和国的合理要求并敦请联合王国积极继续联合国所建议的谈判以便把该领土还归阿根廷主权之下，从而结束美洲南端仍然存在的不合法局面”。同时该运动继续以同样的语调通过了一些决议，最近的一个是参加去年联合国大会的不结盟国家外长们通过的，决议指出，会议坚决重申它支持阿根廷共和国有权收复福克兰群岛并对其行使领土主权。

阿根廷共和国已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十五年以上的无结果的谈判，已经花了一百三十多年时间徒劳地力求来解决这个争端，但始终没有得到联合王国方面的答复。阿根廷共和国仍然愿意进行谈判，正如阿根廷共和国外交部长最近指出的：“阿根廷共和国没有威胁任何人，阿根廷共和国没有卷入反对任何人的敌对行动，我们无意同任何人进行武装对抗，我们愿意就我们同联合王国之间的一切问题进行外交谈判，但主权问题除外，因为那是不能进行谈判的”。

那就是而且将继续是我国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了非常严重的冲突的威胁。现在英女皇陛下的舰队正在向南行驶，正如它在150年以前所做的那样，准备再次进攻距它的基地一万公里以外的阿根廷共和国，又一次企图把殖民统治强加于一部分阿根廷领土，想用武力保住英帝国最后几块残迹之一，而且在最近几十年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企图这样做了。总之，它是竭力想重复它1833年的“功勋”。但我可以向你们担保，这一次就不会那么容易办到了。

德博斯先生（法国）：德拉戈尔斯先生肯定要亲自祝贺你担任主席并对尊敬的意大利代表3月份担任主席时完成的职责表示感谢。

法国从一开始就谴责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军事侵略。它在安理会就是这样做，在参加起草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刚向委员会宣读的声明时就是这样做的。法国

( 德博斯先生，法国 )

认为这次武装进攻是对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4款规定的公然违反，该款规定不得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这种违反不能不破坏国家之间的信任气氛，而这种气氛是必须维护的，如果本委员会要顺利进行工作的话。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代表团赞成联合王国向阿根廷政府提出的呼吁，要求它充分履行安理会对此问题通过的决议。

主席：谢谢德博斯先生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现在请意大利阿莱希大使发言。

阿莱希先生（意大利）：首先我要重复我国代表的祝贺和诚挚的祝愿，这些我在向你移交主席职务时已愉快地向你表示过了。在注意地听取了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以及后来几个发言人的发言之后，我愿意回到指出我国政府曾对阿根廷军队侵犯福克兰群岛表示遗憾并重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的谈判呼吁，它现在完全支持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才提到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十个成员国家的立场。我国政府的态度反映出我们对局势作了这样的估价，它一方面考虑到维系意大利与阿根廷人民的传统友谊，同时又不能忽视国际法制的原则或联合王国同阿根廷之间关系的严重恶化对世界和平与稳定并由此对裁军事业可能产生的后果。

主席：感谢意大利代表阿莱希大使的发言和他赞扬主席的话。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秘鲁）：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团长将马上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成员对你负责本委员会的工作的满意心情。

现在请允许我对事先没有预料到在这次会议的最后时刻提出的问题作一简短的发言。

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国代表团一贯主张，本委员会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被用来提出与它的职能无关，而且相反可能削弱它作为唯一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效能的具有特定政治利益的问题。

同样，我国代表团在原则上反对人为地使本委员会卷入与它的宗旨无关的问题。

(贝纳维德斯·德拉索塔先生，秘鲁)

虽然这些问题在别的场合提也许是合理的，但在本委员会只能挑起——正如我们刚才看到的——不必要的争论，这种争论不能不在同直接与争议有关的双方维持正常和友好关系的代表团——象我国代表团，中间引起惊恐，这种争议问题之解决应通过和平手段，并应由整个国际社会进行最深入和公正的努力来加以迅速解决。我们是反对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的。

几天前我国政府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但我们并不认为在本委员会重申这个声明是必要的或适宜的。因此，我们对其他代表团竟认为它们该在这里宣读它们自己的声明一事表示遗憾。

主席：我要感谢贝纳维德斯先生的发言，同时感谢他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阿吉拉尔·帕尔多先生（委内瑞拉）：首先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主席。

我国代表团一贯反对在这个或其他任何论坛讨论那些不属于它的职责范围的问题。但是在本论坛的一些发言迫使我宣读今年4月2日委内瑞拉外交部长发表的声明案文。现引述如下：

“委内瑞拉外交部正以最大的兴趣注视着马尔维纳斯的局势发展，并同委内瑞拉各外交使团保持经常的联系，因它们能够提供最准确的情报。

委内瑞拉对争取和平与反对殖民主义残余势力的斗争所持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作出认真的努力确保和平解决由上几代遗留下来的、由历史的不公正所造成的局势，因为政治上的不妥协或漠不关心可能导致危险的感情激怒和谁也不希望出现的形势。

在对全部情况获得深入和确切情报之前，在此时就采取明确的态度或作出是非判断是不适宜的。恪守它传统行事的委内瑞拉对任何可能导致流血的事件当然感到遗憾并希望问题终将得到和平与公正的解决。与此同时，它热诚希望镇静和谅解的精神将占上风而不致使形势恶化”。

主席：我要感谢委内瑞拉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

德索萨·埃·席尔瓦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某些发言促使我国代表团要作以下发言：

巴西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立场，其历史背景可追溯到1833年，当时巴西政府曾对阿根廷政府关于英国在该群岛的行动的呼吁给予肯定的答复。巴西外交部长在他给阿根廷外交部的答复中指出，它将指示巴西驻伦敦的代表当阿根廷外交部长向英国政府正式抗议时提供协助，并尽可能进行斡旋。

本星期二，4月6日，巴西外交部长在巴西利亚台见了阿根廷共和国和联合王国的大使，递给他们每人一份内容相同的外交照会，在照会中，巴西从它同双方国家联结在一起的牢固友谊出发，向两国政府提出强有力的呼吁，呼吁它们作出一切努力达到争端的和平解决，并表明巴西政府坚信两国将根据它们两国人民与和平的最大利益，找到解决造成它们对立的问题的办法。

巴斯比先生（美国）：主席先生，听取了其他人对这一具体问题的发言之后，我想作一简短的发言。美国政府对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深恶痛绝，这是记录在案的。这是我国政府的一贯坚定主张，它当然也适用于这一情况。美国投票赞成并坚决支持上星期六通过的安理会决议，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和阿根廷军队立即从福克兰群岛撤退，并呼吁阿根廷和联合王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办法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如所周知，美国已表示愿为双方进行斡旋以求达成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争端。正如某些代表团可能知道的，国务卿黑格应双方政府的邀请正在伦敦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访问。美国在各种机构，其中包括本委员会，都阐述过它的坚定看法，认为在国际局势紧张的气氛下军备控制和裁军谈判是不能取得进展的。我们还在各种场合指出，我们认为联合国宪章第24条要求所有国家建立必要的国际信任以实现我们大家寻求的目标。今天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上存在的不幸局势突出说明了这一事实。我们对找到和平的解决办法抱有希望，同时我保证我国政府将为此予以全力支持。

韦格纳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席先生，承你允许，我将暂不对你担任主席一事置评而将留待另外场合去讲。

( 韦格纳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

阿根廷代表团发表的意见使我国代表团更有必要发一次言来支持早些时候尊敬的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作为共同发起者之一,我国也完全同意尊敬的比利时代表刚才宣读的欧洲共同体十国外长的声明。在以施密特总理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内阁4月7日作出的决定中,再次谴责了阿根廷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并确定这是阿根廷对国际法规定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在国与国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所承担的义务的公然违反。内阁确认,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和它的欧洲伙伴一道,继续坚决支持其朋友和盟国联合王国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冲突。此外,内阁还决定停止向一个继续进行侵略并违反国际法、拒绝遵守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强制性的决议的国家提交一切军事定货。我国代表团强烈希望,为谈判作出的努力将导致和平解决并将制止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对国际法的攻击和滥用。

唐·南吉拉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首先欢迎你担任委员会4月份的主席。我还要赞扬并感激意大利阿莱希大使上月对委员会进行的出色领导和指导。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的讨论是没有预计到的事态发展,现时我并没有接到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指示。但是作为一个它的总统是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的国家代表,我愿意重申我国政府,事实上也是所有非洲国家,在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上众所周知和一贯的政策,那就是,在解决国家间的争端时必须放弃使用武力。在这方面,我们强烈敦请这一争端的双方用和平方式解决它们的分歧。我们希望两国政府将诉诸和平手段,并且希望很快达成双方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主席:感谢唐·南吉拉的发言和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现在请古巴代表发言。

索拉·比拉先生（古巴）：主席先生，你解释说，在发言名单上的人发言完毕之后，又有若干代表团报名发言，但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结果，因为有人提出了一个不属于委员会的职权范围的问题，并使这里的许多代表团感到出其不意。

我国代表团一贯态度鲜明地反对有人认为委员会可讨论超出它职权范围以外的问题，因为这是把注意力从我们的工作转移开的一种手段，也是企图把某种国际形势同裁军努力加以联系的一种手段。

关于马尔维纳斯的局势，不结盟国家运动一贯支持阿根廷对它领土的这一部分行使主权的权利。国际形势之所以紧张，并不仅在大西洋南部，——作为阿根廷的行动或联合王国的行动的后果。但人们却在此时此刻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对此感到诧异。相反地，人们却一直不管——我们可能会在下一期会议中提出这个问题——南非政权持续不断地对安哥拉居民的侵略行为、由于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造成的局势、巴勒斯坦人现在在加沙地区和西岸所面临的局势、加勒比海的局势（对此最近有人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阻拦了和平和谈判的要求）——可是却提出了与本委员会无关的问题。我国代表团反对这些立场，如果这种局势继续下去，我们保留权利，向委员会提出与委员会无关但也构成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

加西亚·罗夫莱斯先生（墨西哥）：主席先生，请允许我暂不对你当主席一事致贺，且等我们讨论委员会会议项目时再说。

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的职责所持立场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在1980和1981年都阐述了这个立场，现在不是讨论我们深感遗憾的、在地理概念上讲发生在西半球的这一局势的时候我们将改变这一局势。

对有关人士讲，墨西哥政府关于马尔维纳斯问题的立场已在前天由外交部长在发布新闻时作了相当详尽的叙述；因此其立场是公开的，并为大家所知。请允许我只讲一点，根据我们的原则立场，外长的发言重点放在墨西哥政府的信念上，那就是，所有国家必须作一切努力用联合国宪章提供给它们的和平手段解决它们的争端，同时它们在做这样时必须力求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达成一项解决办法。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鉴于目前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的讨论，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特别是鉴于尊敬的阿根廷代表的发言，我想讲几句话。我注意听取并仔细考虑了这位尊敬的代表要说的话，并且感到尽管我不打算多说，而且需要说的东西也非常少，但还是要提出一些意见。他的发言中没有什么东西论证或有可能论证他所代表的国家现在已进行了几天功夫的、赤裸裸的、无缘无故的侵略行为是正当的。若要说企图有所论证的话，那似乎就是这样一种论证：我们大家不应当根据1980年代的原则行事——这是我们在本委员会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则——而应根据很久以前的黑暗年代的原则，即十八、十九世纪的原则行事。澳大利亚以最坚决不过的言词谴责对福克兰群岛的入侵和占领。这是一个完全不顾自决原则和不顾没有防御能力、弱小、孤立的居民的愿望的行动。这是一个藐视联合国宪章第3条第3、4款的行动，该条谴责使用高压和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这是一个公然违抗安理会具有强制性决议的基础的行动。这是一个嘲弄本委员会的原则，实际上是嘲弄本委员会的存在本身的行动。

某些发言者有这样的论点，认为不属于本委员会工作及其职权范围的问题不应该提出来。我们应该怎样确定哪些问题是同本委员会的工作直接有关的呢？去年，有人在本委员会提到——我们绝大多数还坚决加以谴责——一个国家的核设施遭到另一个国家袭击的事。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委员会的成员国。现在我们面临的局势——跟那种情况一样——不仅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且威胁到我们谈判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气氛。因为在福克兰群岛问题上的争执双方都是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成员国，我不能不认为，其重要意义是很明显的。尽管是令人痛惜的。目前这个由一个国家一手造成的局势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局势。根据这种情况，我呼吁阿根廷政府极其慎重地考虑它的行动后果，趁时间还来得及，立即把它的军队从蛮横地占领的领土上撤退。

温卡特斯瓦朗先生（印度）：我愿意重申印度支持不结盟运动的一贯立场，认为马尔维纳斯，又名福克兰群岛应该归还给阿根廷主权之下。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即使在这个阶段，仍能避免进一步的冲突和武装摩擦。我们相信较好的主意将占上风，并相信能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和平的外交解决办法。

卡拉萨莱斯先生（阿根廷）：主席先生，我将讲得非常简短，因为延长讨论不



(萨德利尔先生，澳大利亚)

属于本委员会的问题并非我的愿望。我只想讲两件事：一方面，有人多次援引联合国宪章的一些原则——对此我国代表团是重视和尊重的——但我不得不指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那些原则一定要用在无限期地延长一种殖民地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已使阿根廷人民感情深处蒙受侮辱达一百五十年以上，而援引这种原则的后果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因为这种援引的唯一目的是要保障或捍卫联合王国在它最后的殖民地据点之一的现状。自决的论据也被引用了。我已宣读了不结盟国家运动——无疑是在国际社会中对这项原则最忠诚的捍卫者——对引用这一原则的想法。把这种权利给予那些由占领国家带进来取代原有居民的殖民者这样一种办法是在目前形势中会引起极大反响的解决办法。

正如我刚才提到的，阿根廷共和国已通过它的外长，表明它完全愿意进行谈判。我国的目标是，而且一向是为这个问题寻求和平的解决办法，只要其结果是恢复我国对它领土的这一部分的主权。这也是我国一百五十年以来一直在做的事情。不能指责我们缺乏耐心。现在鼓吹谈判路线的北大西洋联盟国家，就是那些当初在1955年联合国通过它第一个敦请有关双方谈判解决它们之间争端时最顽固地反对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的国家。如果它们在那个时候就赞助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愿望，并敦请有关方面谈判这一争端，计及群岛居民的利益而不是意愿，那么联合王国在我们过去进行了15年没有在实质问题上取得丝毫进展的谈判过程中也许早已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了。完了，先生。

斯金纳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很遗憾这么晚了还要发言，但是我觉得有必要把加拿大的名字增加到那些以最强烈的用语谴责阿根廷在大西洋南部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动的国家之中。我们不知道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不结盟国家运动有过任何决议曾支持过这种侵略行动。除此以外，我们认为这一行动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也是对安理会有关决议的藐视。我们和若干其他国家一道已撤回了我们的大使。我们也要说明，我们仍然认为有希望可找到和平解决这个——我在这里写下的字眼是“争端”——但它大概应是一个不同的字眼——的可能性。

苏哈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主席先生，我也为这未晚了还发言感到抱歉，

(苏恰斯纳先生，印度尼西亚)

但是我认为我有责任转达我国代表团对今天上午委员会内部事态的发展感到遗憾的心情。坦白地讲，我国代表团对委员会正在讨论和现在正在展开的问题感到出乎意外。印度尼西亚在反殖民主义化问题上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认为不必在这里，在这个论坛上重复和重申这个立场。然而，请允许我向印度尼西亚与之保持并继续保持良好关系的争执双方转达印度尼西亚的呼吁，请争执双方尽量停止采取可能进一步恶化它们之间关系的任何行动。通过这一呼吁，在这里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愿意表达这样的希望，即这两个国家将尽它们的一切力量达成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

马哈拉蒂先生（伊朗）：我要对这么晚还占用时间表示抱歉，同时祝贺你担任主席。你已在主持这个讲坛中显示了你称职的才能。我也愿意赞扬并感谢你的前任阿莱希大使在三月份当主席时取得的丰硕成果。

假如本委员会是讨论一个国家使用武力反对另一个国家的适当讲坛，那末，我认为伊拉克政权残暴地入侵我国，结果占领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土，并造成双方巨大的经济和生命损失的问题就得在本委员会享有优先审议的地位了。至于福克兰群岛问题，我愿意指出我国代表团是一贯谴责任何殖民化行动的。

主席：感谢马哈拉蒂大使的发言，并感谢他对主席说的友好的话。还有那个代表团希望在这时发言？看来没有人要发言了，我现在感谢大家所作的努力。我数了今天上午一共有29人发言，这是本委员会会议创纪录的发言人数。

考虑到这次会议开始时有一些代表不在场，我愿意提一下我说过4月13日星期二不举行全体会议。将代之以一次委员会的非正式会议，该会议将于上午10时举行，审议议程项目7和第62号工作文件，内容是关于大规模毁灭性新型武器和此种武器的新系统。紧接着这个会议将举行一次起草小组的会——这是一个自由参加的起草小组，它将审议给第二次特别会议的特别报告草案。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下一全体会议将于4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应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主席的要求，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消极安全保证工作小组将于今天下午3时在第五会议厅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阿赫迈德先生 (巴基斯坦): 主席先生, 我只想说明该特设工作小组的会议将是一次正式会议, 不是非正式会议。

主席: 让我更正如下: 今天下午 3 时在第五会议厅举行的会议是消极安全保证特设工作小组的一次正式会议, 会议要有译员和全套服务设备。

全体会议现在休会。

下午 1 时 15 分散会

×× ×× ×× ×× ××